

1980-1989

八十年代 散文精選

BASHI
NIANDAI
SANWEN
JINGXU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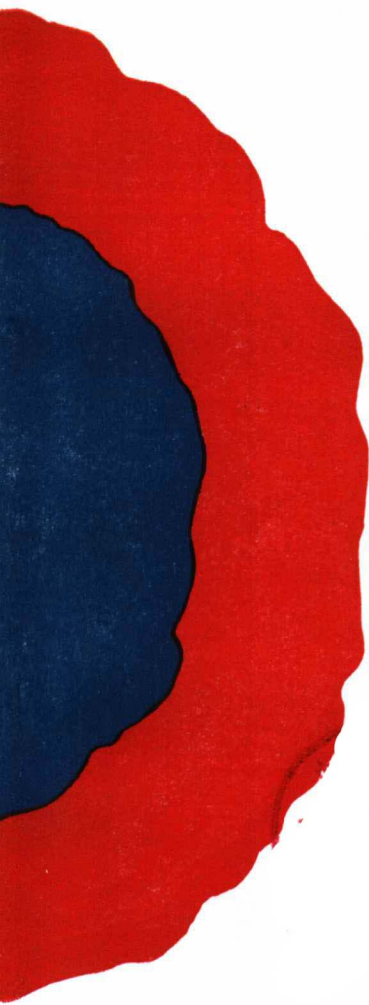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八十年代散文精選

本社選編

1980-1989

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尾 花：袁银昌

八十年代散文精选

1980—1989

本社选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63,000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ISBN 7-5321-0460-5/I·380 定价：5.85元

序 言

柯 灵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部《八十年代散文精选》，嘱在卷首缀以片言。我近年来很想痛下决心，摈绝别人命题作文，包括代人写序。因为我自知不擅此道，写时也很窘苦。可惜我意志薄弱，进退挹让的结果，还是同意勉为其难。拖了许久，编者很委婉地来信催促。我花了三天时间，把近五百页的清样读完了，很高兴有机会读到那么多好文章。但临到动笔，却又十分踌躇，觉得难于措手。

不知怎么，忽然想到了梦。记得人民日报出版社的“百家丛书”里，有一本巴金同志的《十年一梦》，是《随想录》的选本；不久前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，题目也是《十年一梦》。不过前者指的是“文革”十年，是旧梦；后者指的是改革开放的十年，是新梦。沿袭我们的习惯用语，前者意在“暴露”，后者意在“歌颂”。《八十年代散文精选》是八十年代的作品，属于后十年范围，但千丝万缕牵连前十年，乃至几十年，新梦套旧梦，旧梦套新梦，欲说还休，欲休还说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梦与觉、醉与醒、幻与真、虚与实、显与隐、形与迹、光与影、暗与明，都是生活里一事的两面，互相依存，而泾渭自分。

第一个把水搅浑的是庄周：“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；……俄然觉，则蓬蓬然周也。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？蝴蝶之梦为周与？”人即蝴蝶，蝴蝶即人，后人就渐渐的把梦与人生混为一谈，什么“浮生若梦”，“一场大梦”，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“百岁光阴一梦蝶”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梦与文学确有一脉相通之处，文人大抵爱做梦，创作本身就带有梦的意味。唐诗宋词，“梦”字几乎被用滥；历代小说笔记名作，梦话连篇，以梦为书名的也不少；汤显祖以“玉茗堂四梦”著名，说明梦富于戏剧性。“礼拜六派”有一位小说家，干脆以“海上说梦人”为笔名；张恨水写过《八十一梦》；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，刘大白的第一本白话诗集，命名《旧梦》。但到了三十年代，形势一变，梦开始遭忌讳，梦与现实，俨如唯物唯心的天堑，壁垒森严，不让越雷池寸步。何其芳以《画梦录》名藻一时，害得他后来自怨自艾，忙不迭自我检讨。施蛰存因为推荐文学青年读梦化蝴蝶的《庄子》，受到鲁迅的批评，退却时又拿庄周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似非”的话打掩护，落得倒霉几十年才翻身。鲁迅是值得尊敬的，因为他毕竟刚正，严分是非爱憎，决不肯含糊半点。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，看够了这几十年间的是是非非、唯唯否否、亦是亦非、亦非亦是、忽唯忽否、忽否忽唯、颠来倒去、倒去颠来，不知有何感想？或许也不免喟叹前尘如梦，以自己的过分认真峻切为憾吧？

据说至人无梦，而芸芸众生，终不免为梦所苦。梦是相思的止渴剂，痛苦的遁逃藪，希望的回音壁，补天的五彩石。可惜良宵苦短，好梦难圆；春梦无凭，恶梦却常常变成事实。梦中得意，醒后成空，南柯梦和黄粱梦是世人熟知的故事。被失望折磨过久，难得碰巧有点好事，反而会疑心自己在做梦，不相信是真的。我做过无数的梦，早如游丝飞絮，了无踪影，只有一梦特

别，没世难忘。“文革”初期，我就被投入监狱，饱饽悒郁，经常乱梦颠倒。有一次梦见和熟朋友欢聚，自在逍遥，快若平生。我忽然明白身在梦里，惊呼：“这是一场白日梦！”此情此景，真是太悲哀了！

梦有长短，生理学的梦很短，心理学的梦却很长。美国科学家发现人做梦时眼球会快速跳动，根据这种生理现象选了一大批人做实验，测定最长的梦历时二小时又二十三分钟。心理学的梦却动辄十年几十年。“文革”茫茫十年，人心望治，如大旱之望云霓，但当时有一种权威的预言，却还说以后每隔七年八年就要来一次，不禁使人想到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，没完没了的九九八十一难，一忽儿盘丝洞，一忽儿火焰山，不知何年才到得西天？美国作家欧文有一篇小说，描写有个乡下人入山打猎，倦极而眠，一觉醒来，已经过了二十年，回到村子里，满眼陌生人，世界大变。中国也有类似的传说：晋代有个樵夫上山打柴，遇到两个童子下棋，放了斧头作壁上观。一局未终，发现斧头生锈，木柄已经烂掉，回家后山川依旧，人事全非。原来那两个童子是神仙，樵夫只睁着眼做了个短梦，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”世事也正如弈棋，如果能在不知不觉无思无虑中瞬息嬗变，像电影里的叠化镜头，人间真有这样的梦，倒也痛快，省了许多苦熬穷捱，痴心妄想。

中国传统奉散文为正宗，如果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道德经》《南华经》都算上，直到《梦溪笔谈》《陶庵梦忆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这类作品，真是浩浩如长江大河，注之不盈，汲之不竭。但七十年来却有个绝大的变化：政治风云一紧，散文的河道就淤塞，如响斯应，历历不爽。“文革”十年，散文河底朝天，土地龟裂，一睡沉沉，成为不毛之地。进入改革开放的十年，才如梦初醒：一夜江边春水生，洪波细浪，激荡推涌，洋洋洒洒，映照出这时代生意盎

然的一面。这散文百家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的聚会，就是很好的印证。莎士比亚的喜剧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写神仙无心出错，闹了一回恶作剧，在雅典城外的树林里，把两对情人要弄得神魂颠倒，爱恶错乱，啼笑皆非；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皆大欢喜。我们也演了一出《仲夏夜之梦》，没有莎士比亚式的浪漫，却十分惊心动魄，标志着—个时代的结束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散文前景如何？神仙大概知道。

五代是长短句发荣绚烂的时代，南唐这个小朝廷里，就不乏词坛高手。有一次李璟和冯延巳君臣谈词，冯延巳很赞赏李璟的名句“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，”李璟却引冯词《谒金门》中的隽语，笑问：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

散文枯荣，干人底事？梦中说梦，聊以应命，是为序。

1989.8.26

目 录

1 序言	柯 灵
1 仙女花开	丁 宁
8 花蜜与蜂刺	秦 牧
12 山乡的渡船老人	何 为
18 打碗碗花	李天芳
23 盯梢	张 洁
31 小鸟,你飞向何方	赵丽宏
37 瀑布之歌	冯 牧
46 春颂	茹志鹃
51 黎明的眼睛	端木蕻良
53 鱼的闲话	忆明珠
58 山泉水暖	碧 野
64 丑石	贾平凹
67 鼓声	萧 乾
71 秋江雨	左 泥
76 狱中生态	杜 宣
80 冒险记幸	杨 绛
89 迎着强烈的海风	严文井
92 线	冯复加
96 冬泉	门瑞瑜

101	枯叶蝴蝶	徐 迟
103	母子	薛尔康
109	紫藤萝瀑布	宗 璞
111	小桥赋	范培松
115	峨眉山人	吴泰昌
118	鼎湖山听泉	谢大光
121	坝上一家人	徐开垒
128	蓬莱的童话	杨羽仪
133	野性的林	柳 嘉
136	青春余梦	孙 犁
139	挂在树梢上的风筝	田 野
143	车流晨曲	胡廷楣
146	奶奶的小把戏	蒋丽萍
150	洗桃花水的时节	铁 凝
156	边境小站	钟小军
158	绿的歌	冰 心
160	武夷山人物画	章 武
168	每当我想起烛光下的舞蹈	资华筠
172	羞女山	叶 梦
178	乐情	刘烨园
185	万斛珠玑	峻 青
189	水仙	茵 子
192	愿化泥土	巴 金
196	地瓜赋	高维晔
199	黄河古渡	和 谷
207	九寨的秋	陈 村
213	珍珠鸟	冯骥才

216	三月黄花	范若丁
221	甲子谈鼠	夏 衍
225	留级生的心愿	黄宗英
231	龙舟竞渡话端阳	陈白尘
238	老赶不上趟	胡絮青
242	梅花魂	陈慧瑛
249	“寒暑斋”小记	余树森
251	哦，大海	高国平
255	文因德而益彰	王西彦
258	小荷	苏 晨
261	和谐	李佩芝
266	纤痕	廖静仁
271	山趣	乐维华
277	中国少女	陈丹燕
283	广玉兰赞	荒 煤
286	星星在天上	王小鹰
294	人间重晚晴	周 明
298	埃菲尔铁塔沉思	张抗抗
302	平凡的故事	之 桦
308	大弥撒之思	韩少华
316	故乡的食物	汪曾祺
330	女孩子的花	唐 敏
336	千秋遗爱在人间	刘征秦
342	白蝴蝶之恋	刘白羽
344	更为富有的一刻	曹明华
349	男人的感情	赵翼如
356	石头城记	邵燕祥

361	离宫思絮	袁 鹰
373	草湖果园	吕锦华
378	乡情浓于酒	张 铨
383	猫头鹰带来了吉祥	张 烨
386	总是难忘	苏 叶
398	童年的谜	朱晒之
402	窗	张守仁
405	那有形的和无形的	王英琦
413	背影	张承志
418	妻子的困惑	朱谷忠
422	谁说草木不通情	章含之
437	最古老和最新鲜的	石 英
441	临潼的光环	刘成章
446	龙年谈龙	柯 灵
451	她的复活	姜德明
453	酒话	陆文夫
457	少女的沉思	张若愚
464	记一次服装表演	王安忆
466	成熟	郭 风
470	皋兰山月	余秋雨
474	大地书页	楼肇明
480	袁舅母	斯 妤
488	苏州赋	王 蒙
491	宿迁人·宿迁话	杨孔柱
493	长城	鲍 昌
495	犁铧,耕耘着宫阙	雷抒雁
498	编后记	编 者

仙 女 花 开

丁 宁

阳台上，花花草草，是个美丽生动的天地。茉莉把自己浓郁的香气，热情地散发给客人。

王大爷，又到我家作客。他来的头一件大事，是探望“仙女”——阳台上那盆昙花。

王大爷一进门，脸上的汗珠儿还没顾得擦，就先和我的老母亲一道到了阳台，围着那盆昙花，弯腰弓背，左查右看。那盆花本来貌不惊人，可是近来突然青春焕发，憔悴发干的长叶儿，变得绿油油，水灵灵，显得飘飘洒洒，风姿妩媚。

“真没想到它坐了骨朵，我该没有看错？”老母亲这么说。

“没错。已经坐了两胎。”王大爷仔细观看之后，坚定地说。

果然，老人们有眼力，在一片肥厚的叶子的边角上，出现了一个象高粱米那么大小的暗红色的小凸包，在另一片短而宽的叶子的尖尖上，也有一个淡绿色的小点儿。

老母亲说：“算来这盆昙花已有二十多岁了，也和咱们这些人一样，经历过风风雨雨。我自以为它不能再振作了，竟没有想到又要开花！说起来，你还是它的大恩人呢！”

“不能这么说。”王大爷慢吞吞吐出口中的烟雾，“大恩人是

咱们党中央，要不是他们除掉了‘四人帮’，不用说这盆‘仙女’早已变成粪土，就是咱们这两个寿星老也早归天了。说千道万，该喜庆的是咱们又赶上了盛世。不是迷信，这‘仙女’花到底有灵性，‘四人帮’时代，十多年它就是没有精神，一个花也不开，现在搞四化，它又开起花来，这不是盛世到来的好兆头是什么？”

早先，我家是住在东城区的一座小楼上。那时，也拥有一个阳光融融的小阳台。起初，空空荡荡，渐渐地被老母亲辛勤培植的红花绿叶儿装扮了起来。仲夏之夜，那弥漫着的清新、芬芳的香味儿，常常把人从梦中醉醒。

就在那时，友人郑重送来一盆花，说是花，却并不见有花开，只见几片芭蕉状的叶儿，瘦瘦长长，疏疏朗朗，看来有生气，却嫌有点单调。这是什么花？友人答：昙花。啊，这可是名贵之花！只记得刚进南京城那年秋天，听说玄武湖夜间昙花一现，赶紧约了朋友一道去观赏。挤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，好不容易看了一眼，可就那么一眼，就大饱眼福，它美得实在惊人。从此，心头上对这花留下了一种神秘感。

“这东西属一般仙人掌科，并不难养，只要顺着它的性情培养得法，勤于管理，今年就可以开花。”友人满有把握地说。

我似信非信。当然，盛情难却，便欣然接受了这份高贵的礼物。从此，这盆名花给全家增添了极大的乐趣，特别是老母亲，简直爱如珍宝，不知为这花操了多少心。住在楼下的王大爷，平日和我家无甚来往，但听说我们家添了盆昙花，径自登三楼前来探视。因为他见过世面，也懂得一点花道，老母亲很乐意他来作指导。他说，从前他曾在大户人家见过昙花，但据记忆，那时的花小，也不娇艳，到解放以后，他又去公园看过，一样的花，却忽然开得又大又美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：时势造花，旧社会黑暗，花也

看着不鲜亮。

王大爷还给大家讲了个动人的故事。说这昙花本是天上王母娘娘跟前的一个最美的侍女，因为思凡，有一天偷越南天门，投奔下界，王母娘娘一怒之下，想出了个狠毒的点子，一天一次把她变为昙花，趁黑夜送到人间，只让她一现，就立即带回关进魔窟，天天折磨那仙女，使她更加柔肠寸断，痛苦万分。王大爷还特别说明，天上的一天，就是人间的一年。

“你们看，咱们的妇女解放了，可天上的仙女还没得到解放呢！”王大爷的话，逗得人哈哈大笑。从此，我们大家便管昙花叫“仙女花”。

夏去秋来。没有想到只几个月的工夫，那花就出落得茎叶茂盛，生机勃勃。头一年就坐了两个骨朵。正巧在国庆节的前夕，双喜临门。两朵花同时开放，轰动了整个小楼，老老少少，拖儿带女，络绎不绝地拥到我们家，喜气洋洋，实在热闹。

这之后，一年一度，“仙女”必然光临家门，每次必有一个小小的盛会。文艺界的朋友，也三三两两，来以花会友，借花谈文。

一九六五年秋，是这盆花的最盛时期，竟一连十朵大放异彩。摄影界的一位同志也前来观赏，为它摄了影，并且还发表在画报上。当老母亲手捧画报，看着自己亲手培植的那迷人的花朵，惊奇地问：“这东西怎么还上画报？”王大爷回答：“就是因为它美。世上哪个人不爱美？”

光阴飞逝，又是一年。一九六六年秋天，生活的色调开始变了，人们的心情也开始变了。凄风苦雨、惊雷恶电不断袭来，阳台上一片死寂。活泼可爱的茉莉，早已藏起它的香囊，娇艳多情的海棠，倚着墙犄角悄悄地死去，连那高大强壮油光发亮的橡皮树，也垂头丧气，危在旦夕。只有那盆昙花，还保留着最后一息，

老母亲不忍看着它死去，隔几天还给她送去一口水。

一切都变得冷落、凄凉，家中再也听不到朋友们的脚步声。只有王大爷，依然还是老样子，照常来我家，安慰着我的老母亲，说：“天也有阴有晴，月也有缺有圆，不会老这样子，你的孩子们没有做坏事，有党在，就有他们在，你就放下心来。”

老母亲摇摇头，绝望地流着眼泪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被赶出小楼。搬家那天，幸亏王大爷，他汗流浹背地帮助捆绑东西。当老母亲最后离开她的房间时，还特地到阳台上去和她那心爱的花儿依依告别。她对昙花说：“可怜的，我顾不得你了！”王大爷跟了过去，看了看昙花，果断地说：“我这就把它搬下去，替你们照看它。”老母亲立即扯着王大爷的手，声泪俱下，哽咽地说：“你这好人，可不能连累着你，人家说养花也有罪！”

王大爷正气凛然，“哼”了一声。最后，我们上了车，王大爷还跟在车后，一边摇着手，一边大声喊：“你们都要保重，咱们还会再见面！”

“物换星移几度秋！”八年离别又故地相聚。历史和人生，也象演着的一出悲欢离合的戏。“四人帮”倒台了，我们得以重新返回岗位，搬家回来。庆幸的是，我的老母亲还健在，她也和我们一起欢欢喜喜回来了。这次新家安在西城，也是一座小楼的第三层上，生活迅速地恢复了正常。只是我的老母亲有桩心事，她在念着王大爷。一个春日星期天的上午，我到了东城的老地方，一打听，那小楼的住户早已换了新人，谁也不知王大爷的下落。幸好有一人略知底细，说楼下那间小屋，仍归王大爷，他因为年纪大了，又独自一人，被姑娘和姑爷接了去一起生活。但是姑爷住在何处，那人却摇头不知。我只好写了个字条，塞进小屋

的门缝里。看着这熟悉的旧屋，不胜今昔之感。

过了没有多少日子，一天清晨，忽听楼下呼唤，说有人找我。先推开窗子朝下一看，并不见熟人，只见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，站在一辆木板车旁。我匆忙下楼，未及细看，那老人就健步上前，一把拉住了我。“啊，王大爷！”我惊呼起来。“你母亲呢？”他问。我朝楼上一指，老人不待多说，就蹬蹬蹬径自上了三楼。一推门，两老久别重逢，自是悲喜交集，一言难尽。王大爷第一句就是：“我说过，咱们还会再见面，你看如何？”老母亲赶快点头，说：“我打早就相信，你的话没有虚的。”

老母亲正要递过烟茶，王大爷一摆手：“还有件大事，先得有个交代，我把你的爱物——那盆‘仙女’带来了。对不起你的是，我没有把它照管好，家里地方小，不见阳光，我又住在姑娘家，只能间三隔四回家瞧瞧，给它喝口清凉水。它也算是有志气，活过来了。”

原来王大爷用板车亲自把花推了来。果然，那“仙女”变得老了，比以前瘦弱了许多。我的老母亲满眼噙泪，拉着王大爷的手，老重复着一句：“要是没有你呀！……”

秋天的大门早已打开，仲秋节也快到了。一日，我还没起床，老母亲就梳洗得干干净净，悄悄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今天‘仙女’要下凡了！”是吗？我赶紧起来梳洗，心里想着如何通知几位朋友前来观赏。这时，只见老母亲忙碌着做各种准备，扫地，拖地板……

当晚，我下班回来，家中已高朋满座，笑声朗朗。文艺界的朋友来了，王大爷自然比别人光临得更早，他满面红光，兴奋地向大家谈着什么。

在老母亲的指挥下，我那大些的房间换上了一个大灯泡。

在明亮的灯光下，只见房间中央安置了一张小圆桌，高高放着“仙女花”。在鲜亮挺拔的绿叶陪衬下，那大个的含苞待放的骨朵，犹如一支巨大的神笔，雄姿勃勃，皎洁饱满，光彩夺目，它那紫红色的外装，仿佛羞羞答答，不肯立刻绽开，只悄然露出丝丝洁白的内衣。来宾们，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辉煌的时刻，却只觉得时光故意放慢脚步，“美人”姗姗来迟。

夜，约十点，在谈笑声中，那“仙女”终于现出真面目。只见那层次分明的花瓣儿，缓缓张开，如精雕细刻，玲珑剔透，组成了硕大的花朵，娇丽、典雅，雍容华贵；颤巍巍，飘飘然，芳香扑鼻，恍若真的白衣仙女下凡。那绝世美姿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忽然，有客人叹息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么好看的花儿，竟只能这么一现，而我们文坛，若开出这样鲜丽的花来，必将成为永恒。这自然现象怎不令人惋惜！”

这时，座中一位青年诗人，说他借来名家诗句，献给这“仙女花”和它的主人。接着高声朗诵冰心同志青年时代写的《繁星》中的几句：

成功的花，

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！

然而当初她的芽儿，

浸透了奋斗者的泪泉，

洒遍了牺牲者的血雨。

夜已深，赏花人面对良辰美景，且恋恋，且依依，缓缓移动着脚步。我趁此用陆游的两句诗激励几位搞创作的同志：“良辰乐事真当勉，莫遣匆匆一片飞。”他们中的一位同志也用李白的名句答曰：“不有佳作，何申雅怀！”看来都有信心开出最美的永恒